

不「談」自由的《自由步》

演出：羈舞劇場

時間：2015/ 05/ 30 19:30

地點：兩廳院實驗劇場

文 樊香君（專案評論人）

「新點子舞展」已被視為國內藝術家呈現新時代觀點的創意舞台(節錄自《自由步》節目單)。常常，我們以「新」做為號召，前瞻卻忘了後顧，回頭想想，對於某些已知的表演美學或方法，我們又精熟了多少？蘇威嘉的《自由步》研究，小火慢燉，煨出濃郁卻不張揚的自由味。

很明顯，《自由步》不是一個在創作形式、身體美學上研究的實驗作品，甚至可以說，這支作品的美學與呈現方式並無「新」穎之處。好比實驗劇場的空間，在《自由步》中若替換為鏡框式舞台，大概也無差別。唯一變數，可能是因為距離而影響觀眾體驗舞者存在狀態。片段之間，以暗場轉換，平淡樸實，大概也說明「Freesteps」系列練習的階段呈現。燈光乾淨簡約，切中要點，一片灑落一個世界。恬淡中微微驚豔的，是隨著燈光變幻莫測的褐色地毯，除了撥弄著一會兒黃沙滾滾，一會兒冰冷工廠的視覺幻象，也挑逗觸覺質感：聽著舞者的腳與地毯接觸所發出的細微聲響，想像在上面舞動，該是如何的狀態？

空間與劇場元素的簡約大氣，只為將舞者狀態與舞步編排襯托極致。所以我們看見，雨中，女巫以臀帶腰至肩，創造自由如風的雙臂，旋轉晃動，頌揚這場得來不易的及時雨。又看見，彷彿荒漠又如沼澤中，拖著深陷泥濘的雙腳，在渴望與死亡中掙扎的生物。轉瞬，來到深海，女舞者們極緩慢的旋擰如款擺的海葵，我們只是跟著呼吸，不知不覺中海葵就移動了大半舞台。極其控制身體的三個片段後，燈光碰的一聲，黃懷德出現了，踩踏輕快舞步、奇異律動，繞行空間，時而飛揚，時而輕躍，其實在場上，看見的不只是黃懷德的獨舞，而是黃懷德與音樂的結構即興雙人舞，並行卻不刻意統一，規則中，自由若隱若現。黃懷德不只出現了，他其實活在台上。同樣的精神，卻以不同方式呈現，極其控制的腰與腿，葉名樺是活在地上的芭蕾伶娜。她未曾站起，以騰空的腰為軸心，翻轉、著地飛揚，也許不太舒服，然而當控制越過一個界限，那便有可能是某種自由，她耽溺在自己的絕美中，不自由也自由。

至此，即便蘇威嘉的創作方式與舞者的表演美學非新穎，但不容忽視的是，標題大大的「自由」與舞者們的表演狀態，其中透現的拉鋸，是一直以來人類身心對自由的糾結情緒，反映身心的舞蹈當下，正是探討自由的絕佳媒介。其實，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探討自由，因為自由像風，無名無形。因此，與其說探討，不如說在每個瞬間，來來往往，與風般的自由共存共舞，竊取片刻溫存

後，再繼續飄著。所以，蘇威嘉不「談」自由，他只丟出現象，丟出他與舞者共創的世界，其中若有自由，也許是我們照見自己心裡的渴望吧。

存於視覺的美好《2015 栽種關係》

演出：風乎舞雩跨領域創作聚團

時間：2015/04/11 19:30

地點：國家劇院實驗劇場

文 樊香君（專案評論人）

對於關係，曖昧令人又愛又恨，恨在關係的不清楚、模糊、若有似無，但也正是若有似無帶來了無限想像，面對神秘的他者，來往間，在虛空中舞著、觸摸著，這是愛之可能所在。一旦關係被說盡，隨之而來的便是固定的距離、可預測的發展。一種預期被「看見」而非可以被「感受」的關係。

風乎舞雩舞團《2015 栽種關係》的關係乍看是關於男女，其中一條清晰可辨的線是由舞者林俊余與黃偉綸所共築的男女關係；再來，也是講生命，三位舞者透過肢體旋擰、手腕纏轉模擬蘭花的含苞、綻放與凋零，氣韻生動的很；接著，是講時間，象徵時間的女子細心、耐心的栽植與等待，如何栽種生命就像如何培養關係，時間之於關係、之於生命都是創造。

編舞者顏鳳曦所給出的命題與佈局相當清晰明瞭，直擊重點。舞作開始的影像便開門見山：拿著鏟子的手正培土。男女關係的合與分也構築在滿布傢俱的空間中，關係與物件一起成長衰弱，睹物思人大約是因此產生的吧：曾經交流想法的桌子、分享歡樂的沙發、纏綿的床褥等等，後來原本分享知識的書櫃，成為彼此衝突、氣力拉鋸的媒介。隨著男女關係的發展，三朵蘭花則藉由鬆緊有致、剛柔並濟的肢體，在物件各處蔓延盤踞、歷經寒冬的凋零與重生，與男女關係的起承轉合互為呼應，帶出空間與時間線條流轉。象徵時間的女子則在各物件上鋪滿種植蘭花所需的海藻，培育關係與生命，等待萌芽。在時間的看顧下，關係於是從一片清晰稚嫩的白（服裝的白與舞台視覺的白）一天天生長發展，化為繽紛豔麗的色彩。至此，佔據舞台各處的傢俱、男女關係、時間、蘭花生命，透過影像、文本與肢體在舞台上丟出了滿滿加乘的「可見」訊息。就視覺而言工整清晰：文本的起承轉合、各角色所對應的肢體樣態、藉由舞台佈局與角色間的關係發展等，皆在視覺上強調同一條沒有岔路的生命與關係起落。

訊息加乘的想像乍看無虞，蘭花的肢體是生意盎然、氣韻流轉；男女關係肢體模擬日常動作，愛慾、激情與衝突雖只在皮膚表層，但視覺化的肢體、文本與影像至少將該說的都說了，清楚明瞭，可回頭想想，卻碰不到身體，只能遠觀蘭花美妙身姿以及在男女皮膚表層的激情與衝突，觀者失去身體感參與的可能。所幸舞作進行至寒冬處，聲音與空氣氛圍以及林俊余的瘦弱身體似乎開放了缺口，讓空間中的參與者得以在缺口處稍稍感覺身體的存在，然而因為前面累積的肢體衝突只在皮膚外，寒冬也變涼風，未能侵體。另一方面，本來是生命起落間得以岔出的缺口，因文本鋪

陳的多線單向，即使訊息加乘，卻指向可被預知的同一處，佔據了觀者、作品、編舞者於虛空交感共舞的空間。

看的見潔白與繽紛，卻觸不到生命與關係起落的刻骨，作為觀者，彷彿只能在可見的層面徘徊，欣賞完好單純的關係，在細心的培育下歷經風霜依然美好，卻怎的就進不去感知的渾沌世界撫觸，關於關係、生命與栽植，更支離破碎、更紛雜無序、無法線性觀察並以一概之的邏輯。完滿的愛很好、單純的關係也很好，但是什麼支撐起這完滿的？大概視覺化的再現無法侵入身體，亦無法撐起這關於完滿的骨與肉吧。

迷走幻象間《幻》

演出：種子舞團

時間：2015/03/14 14:30

地點：牯嶺街小劇場

文 樊香君（專案評論人）

遠離表演藝術人口集中的北部，堅持返鄉創團、生根與發展不容易。無論時代早晚、地區遠近，各地均有堅守的舞團與舞蹈家們，相信在家鄉生根的使命，逐年醞釀舞蹈種子全台開花的勢力。各地舞團常將首演安排在家鄉，但巡迴至台北幾乎是必然。原以為屏東種子舞團是近一兩年的新興團體，殊不知成立於 2008 年的種子舞團，年年皆在家鄉屏東或鄰近的台南首演，未曾度過濁水溪以北，堅持在表演藝術人口稀少的屏東推廣觀舞人口。2015 年製作《幻》雖是種子舞團首次北上亮相，卻非初一二次登台，因此，就舞蹈作為主要創作基礎，如舞者的身體強度、動作掌握與技巧執行皆不在話下。更因此，想藉作品中編舞者的創作選擇，作進一步的對話。

舞蹈畢竟不如大部分戲劇有明顯文本可循，具實際參照的邏輯供爬梳。對我來說，進入舞蹈常常像做一場夢，夢醒後，可能會有各種知覺殘留，常常是視覺的、觸覺的、甚至是嗅覺的，進而引發心理狀態的變化。無論如何，種種釀生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，創作者、表演者與觀者須各負責任，所以對話便在於此。編舞者黃文人《低著的世界》，首先襲來的意象是無止盡的成串動作，舞者精準執行、爆發力十足。又是摔、又是滾、常常一個原地轉身，咻地一下就旋入地面；緊接後面是飛撲上牆，爬啊爬；或按地撕腿空中輕躍。當代舞蹈的身體技巧語彙一覽無遺，若單看動作技巧其實挺精彩的。不過等等，我似乎沒來得及跟上高速的《低著的世界》？大概像是憋著一口氣出不來，也進不去，然後便逐漸失焦，夢就醒了。動作高能量其實並無不可，但若忘了高能量的動作如何存在於舞台上，在表演或行動中嵌入間隙、餘韻，而造成密集高能量至最後感知疲乏，如此，目不暇給的高密度動作就有待商榷了。

再者，為何選擇高能量動作或清晰可辨的當代舞蹈技巧語彙存在於舞台上，這與《低著的世界》存在甚麼樣的關係，也是我好奇的問題？否則，編舞者精心部署關於沉迷觸控螢幕的種種巧思與幽默諷刺，如舞作初始，全場燈暗，突然出現在觀眾席面前的黑眼圈鬼臉；或者舞者們急於攀爬的黑牆(翻牆)；中間的用餐自拍片段；甚至舞作中段置放的影像、透明投影屏與舞者間頗具「虛實」潛力的片段，皆淹沒在一片高能量的動作之海中了。

相較於第一段高密度動作如浪潮波波襲來，下半場的《家—熬系列作品》所幸給出了呼吸的空間。上半場的編舞者黃文人在下半場擔任主要角色，也許「個人與家庭」的命題，在此作品中多少投射了編舞者鄭沛怡或表演者黃文人的生命經驗，而稍微立體些。尤其舞作一開始，黃文人立於一高台上，乍看像是小小舞台，原來周圍圍著客家花布，其實也是張象徵團圓卻缺了一半的餐桌。

她的身體動作與聲音表情，皆與口中念念有詞的「恐龍妹家庭」相互映照。編舞者故意凸顯恐龍妹意象與黃文人壯碩身形、中氣十足的發音，輔以舉手投足間從容自若的態度，皆與刻板印象中，學舞女孩的纖細形成強烈對比，其實頗令人期待接續發展。唯群舞者與兩位主要舞者（黃文人以外，尚有飾演母親的魏慧琍）之間的關係，遊走於家中成員、衝突力量與家庭限制的象徵，其實清楚明瞭，但卻彷彿難以提供更多的延伸，期待能加以爬梳並開展更大的想像空間。

最後母親魏慧琍畫龍點睛地將客家花布一拆，原來曾經是小小舞台，也是象徵家庭的桌子，其實到最後是個框住黃文人的牢籠。貫穿作品的主軸清晰可見，也感受到編舞者面對生命經驗的真誠，創作發生與生命階段座落之故，所面臨的課題處於「個人與家庭」的強烈衝突中，尚無出路可循，也可能目前就是沒有出路，點出作品中「熬」字義的核心。的確，我們都在歲月中熬著，期待哪天生命能給出甚麼，但總是在最無意的境況下，時刻到來，才給出會心的一笑。期待未來創作能為家的命題，注入更豐厚細緻的想像與述說層次。